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四期
2011 年 6 月　　頁 55~92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戰國楚簡異體字類型舉隅

——以上博楚竹書為中心

徐　富　昌*

提　要

本文針對上博楚竹書所呈現的異體現象，以之為中心觀察楚簡文字之異體類型。首先，自郭店楚簡公佈以來，有不少學者提出在所謂的楚簡文字中，有非楚系的文字存在，上博楚簡自也不能例外。從實際上看，二簡確有非楚系文字的特點，但既在楚地所見，在一定程度上仍受楚文字影響，所以大體仍具楚系文字的特點。其次，有關於異體類型的觀察，本文採王寧有關「異寫字」和「異構字」的概念理據，王氏認為「異寫字」是職能相同的同一個字，因寫法不同而構成的異形；而「異構字」則是通常所說的異體字，在紀錄漢語的職能上是相同的，音與義絕對相同，但構形屬性則起碼有一項是不相同的。故本文採王說以異構字及異寫字的角度，並歸納及引用楚簡圖版的字例，透過字形結構及書寫變異二個要素來考察楚簡的異體類型，以獲得其在類型學上的意義。

關鍵詞：楚簡、上博楚竹書、異體字、異構、異寫

本文於 99.08.31 收稿，100.06.20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Variant Forms of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ased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Shanghai Museum

Hsu Fu-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variant forms of bamboo slips of Chu, taking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Shanghai Museum as examples. Since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Guodian were discovered, many scholar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none-Chu characters in the bamboos slips of Chu, including those in Shanghai Museum.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u, these none-Chu characters have some features of Chu characters.

The variant forms of these bamboo slips apply to Wang Ning's concepts of "differently written characters" and "isomer characters." The "differently written characters"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s, meanings, usages and functions, but have different appearances to show their artistic excellence. The "isomer characters" also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s, meanings, but their structural dissimilarities differentiate their usages and functio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ywords: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Shanghai Museum, variant forms, isomer characters, differently written character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戰國楚簡異體字類型舉隅

——以上博楚竹書為中心

徐富昌

一、前　言

1994年春和秋冬之際，先後兩次出現了一批珍貴的戰國竹簡，其後絕大部分由上海博物館收購。這批竹簡約有1200餘枚，涉及近百種古籍，約有三萬五千多字，內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陰陽家等典籍。該簡目前已由上海博物館整理出版八冊，其中所呈現的文字現象頗值考察。

本文擬針對該簡所見的異體現象，以之為中心觀察楚簡文字之異體類型。

首先，有關楚簡文字是否皆為楚系文字問題，自郭店楚簡公佈以來，有不少學者提出在所謂的楚簡文字中，有非楚系的文字存在。如李學勤指出郭店簡中的《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為三晉系的文字。李家浩認為郭店簡中的《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很可能是魯國的抄本。周鳳五則從字體和竹簡的性質特徵上，將郭店簡分為四類，並且推測了它們和齊魯文化的關係。[1]馮勝君亦論述郭店簡〈唐虞之道〉、〈語叢〉一～三為具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2]上博楚竹書發佈以來，學者以為亦有與郭店楚簡中相似的文字情況，也存在着非楚系文字。如林素清根據郭店、上博〈緇衣〉簡中「不」、「而」、

---

[1] 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制特徵及其分類意義〉，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頁57-59。

[2] 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4年8月），頁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弗」、「也」等文字形體的比較，認為：「郭店簡《緇衣》較具備戰國楚系文字特徵，相反地，上博《緇衣》是比較『非楚』色彩的。」[3]而馮勝君也認為上博簡〈緇衣〉是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4]由於郭店楚簡、上博竹書的文字中有非楚文字存在的這一事實，學術界對「楚簡」的說法產生疑問，故有些學者對上述二批竹書，往往只用「郭店簡」、「上博簡」稱呼，而不直稱為「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張新俊指出「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文字中，「確有非楚系文字的特點，但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受楚文字影響，所以具有相當多的楚文字的特點。」[5]他根據「卒」、「不」二字的形體比較，推知上二批竹書的文字風格，大都具有楚系文字的典型。吾人認為李學勤、周鳳五、林素清、馮勝君所指出的楚簡中之非楚系文字現象，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此一現象，也正好說明了戰國晚期各國文化、文字和典籍交流之頻繁。不過，我們仍以為「郭店楚簡」、「上博楚簡」中大部份仍具楚文字特色。

其次，有關於異體類型的觀察，本文理據說明如下。大抵而言，異體字是指音義皆同而形體不同的字，亦即一個字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寫法。「異體」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當孔氏壁中古文異體。」但其所指「異體」，仍在書體差異層面。而非今日「異體字」概念。異體的問題較為複雜，光是異體字的定義就各有不同，眾說紛紜。雖然也存在一定的共識，但各種工具書和各方專家還是分別有自己的說法的。如：王力認為：「異體字跟古今字的分別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的意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6]呂叔湘認為：「異體字是一個字的不同寫法。兩個或幾個字形，必須音義完全相同，才能算是一個字的異體。」[7]郭

[3] 林素清：〈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別問題〉，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95。

[4] 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頁 208-209。

[5] 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6。

[6] 王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3 月），頁 171。

[7] 呂叔湘：《語文常談》（上海：三聯書店，1980 年 9 月），頁 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錫良認為：「我們說的異體字是音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的。」[8]周秉鈞認為：「異體字謂的是一個字有幾種不同結構，所表示的意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可以互相代替。如淚和汨，詠和咏，它們就是異體字。象沽和酤，酤的對象只是酒，而沽的對象可以是酒、玉以及別的東西。它們意義廣狹不同，便不是異體字。」[9]裘錫圭則將異體字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異體字就是彼此音義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嚴格地說，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異體，才能稱為異體字。但是一般所說的異體字往往也包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嚴格意義的異體字可以稱為狹義異體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稱為部分異體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廣義的異體字。」[10]以上諸說都是很具代表性的觀點。

此外，王寧在《漢字構形學講座》一書中提出了「異寫字」和「異構字」兩個概念，她說：「異寫字是職能相同的同一個字，因寫法不同而構成的異形。……異寫現象在漢字發生早期，由於形體不固定，帶有隨意性，所以大量存在，例如在甲骨文裏，一個簡單的『酉』字，就可以找到幾十種寫法。……異寫字的相互差異只是書寫方面的、在筆畫這個層次上的差異，沒有構形上的實質差別。它的存在說明，人們對漢字的形體識別具有在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性；在高層次的書法領域裏，書法家常常借助這種兼容性來美化字體，表現個性。」[11]她對「異構字」的界定是：「異構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異體字。……異構字在紀錄漢語的職能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說，音與義絕對相同，它們在書寫紀錄言與作品時，不論在什麼語境下，都可以互相置換。但異構字的構形屬性起碼有一項是不相同的，所以稱為異構字。」[12]王寧之說，十分可取，亦頗能觀察和分析楚簡的異體類型，故本文採王氏之說，以異構字及異寫字的角度來審視楚簡中的各種異體現象。

[8] 郭錫良：《古代漢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年 6 月），頁 81。
[9] 周秉鈞：《古漢語綱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 年 1 月），頁 67。
[10]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頁 205。
[11]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社，2002 年 10 月），頁 74-75。
[12]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頁 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異構字

異構字主要表現在某些字的表意構件不同，或者是示音構件，抑或是構形方式不同，這些情況在楚簡中也可以觀察到。具體表現則可因省簡偏旁、增繁現象、形體變異、構形方式有有所不同。以下分別舉例說明之。

（一）因省簡偏旁而形成的異體字

偏旁省簡是指書者省寫文字偏旁的現象。戰國楚簡中的偏旁省簡，主要包括省簡義符、省滅聲符、省滅同形等。

1.「㠯」為「辨」、「敝」、「顓」、「敝」之省體（省滅義符）：

楚簡中，有作「㠯」者，如《上博・孔子詩論》[13]16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21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22號簡作「」，《上博・采風曲目》[14]2號簡作「」，《上博・內豊》9號簡作「」；《郭店・老子乙》[15]4號簡作「」等。《郭店楚墓竹簡》謂：「簡文美字另有作『㠯』者，是『敝』

[13] 圖版引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1 月）。該書收入〈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上博・孔子詩論》、《上博・緇衣》及《上博・性情論》為稱。

[14] 圖版引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該書收入〈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柬大王泊旱〉、〈內豊〉、〈相邦之道〉、〈曹沫之陣〉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上博・采風曲目》、《上博逸詩・》、《上博・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上博・柬大王泊旱》、《上博・內豊》、《上博・相邦之道》及《上博・曹沫之陣》為稱。

[15] 圖版引自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5 月）。該書收入〈老子〉甲、乙、丙三組、〈太一生水〉、〈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語叢四〉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郭店・老子甲》、《郭店・老子乙》、《郭店・老子丙》、《郭店・太一生水》、《郭店・緇衣》、《郭店・五行》、《郭店・成之聞之》、《郭店・尊德義》、《郭店・性自命出》、《郭店・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的省形。」[16]廖名春則謂：「『㚔』為『微』之省文，『嬇』為『美』之古文。」[17]徐在國：「隸作『㚔』，乃『敽』之省體。假『敽』為『美』。」[18]按「微」字，甲骨作、；金文作、、、、、、、、等形，从「㚔」从「攴」，即楚簡「敽」字。由甲、金文材料來看，皆作「敽」形，而未見作「㚔」形者，直至楚簡方見此形，可見「敽」字應產生在前，「㚔」當為「敽」之省體。又楚簡中，尚有「」、「」、「」、「」諸形，從楚簡觀之，「㚔」亦可謂為上引諸形之省。

2.「取」為「聖」之省體（省減聲符）：

楚簡中，聖字多作「」者，如《上博・孔子詩論》3號簡作「」、《上博・民之父母》[19]8號簡作「」、《上博・容成氏》30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0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11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20]94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30號簡作「」；《郭店・老子甲》3號簡作「」、《郭店・老子丙》5號簡作「」、《郭店・緇衣》19號簡作「」、《郭店・五行》11號簡作「」、《郭店・語叢一》17號簡作

六德》、《郭店・魯穆公問子思》、《郭店・窮達以時》、《郭店・唐虞之道》、《郭店・忠信之道》、《郭店・語叢一》、《郭店・語叢二》、《郭店・語叢三》及《郭店・語叢四》為稱。

[16]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112、115。

[17]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 6 月），頁 160。

[18] 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三考〉，《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80。

[19] 圖版引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該書收入〈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篇、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上博・民之父母》、《上博・子羔》、《上博・魯邦大旱》、《上博・從政》（甲篇）、《上博・從政》（乙篇）、《上博・昔者君老》及《上博・容成氏》為稱。

[20] 參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10 月）。該書收入「文書」、「卜筮祭禱（記錄）」及「遣策（喪葬）」等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包山楚簡・文書》、《包山楚簡・卜筮祭禱》及《包山楚簡・喪葬》為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皆作「从耳，呈聲」之形。郭店楚簡存有一形，省作「」，如《郭店・唐虞之道》6號簡作「」，應是「」形省去聲旁「壬」字，此為省滅聲旁之例。

3.「」為「」之省體（省滅偏旁）：

「安」字，《說文》篆文作「」，从女在宀中。甲骨文作「、、、、、、、、」，金文作「、、、、、、、、、」，皆从宀，从女。楚簡中，「安」字亦多作「从宀，从女」之「」形，如《上博・民之父母》3號簡作「」、《上博・民之父母》4號簡作「」、《上博・民之父母》4號簡作「」、《上博・民之父母》4號簡作「」、《上博・周易》[21]5號簡作「」、《郭店・語叢一》59號簡作「」、《郭店・五行》8號簡作「」、《郭店・五行》13號簡作「」、《郭店・五行》30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05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17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81號簡作「」。

但亦多見省偏旁「宀」者，如《上博・孔子詩論》2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3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3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8號簡作「」、《上博・緇衣》21號簡作「」、《上博・容成氏》10號簡作「」、《上博・容成氏》10號簡作「」、《上博・容成氏》10號簡作「」、《上博・容成氏》22號簡作「」、《上博・容成氏》32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1號簡作「」、《郭店・老子甲》19號簡作「」、《郭店・老子甲》22號簡作「」、《郭店・老子丙》1號簡作「」、《郭店・老子丙》3號簡作「」。

[21] 圖版引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該書收入〈周易〉、〈中弓〉、〈亙先〉、〈彭祖〉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上博・周易》、《上博・中弓》、《上博・亙先》及《上博・彭祖》為稱。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二）因增繁現象而形成的異體字

1. 增添義符所造成的異體字

增添義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彰顯字義。「專指在既有文字的基礎上，再增添義符的繁化現象。」[22]在戰國楚簡中，增添義符是很普遍的現象，如：

（1）增加義符「辵」者（「复」→「逿」）

「复」加偏旁「辵」為「逿」，「复」、「逿」為「復」之異體。「复」字，見於戰國楚簡者不多，《郭店楚簡》可見一例，如《郭店・老子甲》1 號簡作「」。「逿」字，則見多見於戰國楚簡，如《上博・容成氏》28 號簡作「」、《上博・周易》19 號簡作「」、《上博・周易》20 號簡作「」、《上博・周易》37 號簡作「」、《上博・亙先》5 號簡作「」、《上博・鮑叔牙與隰朋之諫》[23]8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3 號簡作「」。[24]又如《郭店・老子甲》12 號簡作「」、《郭店・老子丙》13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3 號簡作「」、《郭店・尊德義》23 號簡作「」、《郭店・性自

[22]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頁 82。

[23] 圖版引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2 月）。該書收入〈競內建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上博・競內建之》、《上博・鮑叔牙與隰朋之諫》、《上博・季庚子問於孔子》、《上博・姑成家父》、《上博・君子為禮》、《上博・弟子問》、《上博・三德》及《上博・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為稱。

[24] 圖版引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2 月）。該書收入〈武王踐阼〉、〈鄭子家喪〉（甲、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凡物流形〉（甲本、乙本）、〈吳命〉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上博・武王踐阼》、《上博・鄭子家喪》（甲本）、《上博・鄭子家喪》（乙本）、《上博・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上博・君人者何必安哉》（乙本）、《上博・凡物流形》（甲本）、《上博・凡物流形》（乙本）及《上博・吳命》為稱。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命出》26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4 號簡作「」。从辵，从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原釋作：

> 「」，即「復」字，《郭店楚墓竹簡》、《包山楚簡》、金文《中山圜壺》等都作此形，从辵，复聲。「復」，歸。[25]

按「」字，《說文》未見。復，《說文》：「往來也。从彳，复聲。」（76 頁），篆文作「」。甲骨文作「」（〈鐵〉145.1），未从彳，甲骨作此形者頗多，如、、、、、、等皆是；金文〈鬲比〉與此同，作「」。復字，从彳，金文可見者多，如「」（〈復尊〉）、「」（〈小臣簋〉）、「（〈方鼎〉）」、「」（〈復公子簋〉）、「」（〈鼎〉）、「」（〈鼎〉）、「」（〈鬲比〉）；亦有从辵者，如「」（〈散盤〉）、「」（〈壺〉），與上舉戰國楚簡同。就此例而言，《郭店楚簡》所見之「」形，與甲骨文同，為構形初形。加彳、辵者，皆屬增加偏旁之異構異體。又按从彳，从辵之字，義近，古文字常通用。《說文》中「从彳」，「从辵」相通者如「往」，《說文》：「之也。从彳，聲。」古文从辵，作「（）」。（76 頁）；又如「」，《說文》：「卻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夂。」（77 頁）古文从辵，作「（）」（77 頁）；又如「後」，《說文》：「遲也。从彳，幺夂者，後也。」（77 頁），古文从辵，作「（）」（77 頁）。「彳」、「辵」為義近形旁，皆有行走義，古文字往往相通。[26]故就「復」、「」二字而言，前者从彳，後者从辵，亦可視為「義近偏旁互作」之例。

（2）增加義符「土（或）」

「丘」字，戰國楚簡多作「」形，偶有作「」者。此外，亦有作「」、「」之形者，前者如《上博・采風曲目》2 號簡作「」，金文有作「」（〈鄂君啟車節〉）、「」（〈中山王兆域圖〉）者，與「」形近；後者如《包

[25]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143。

[26] 徐富昌：〈上博楚竹書《周易》異體字簡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9 月），頁 4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楚簡・卜筮祭禱》237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41 號簡作「」、「」，應為增偏旁「土」，又《說文》古文丘作「」，與此形近。

（3）增加義符「阜」

「地」字，《說文》篆文作「」，从土，也聲。戰國楚簡中可見者僅一例，見於包山楚簡（文書）149 號簡作「」。其他戰國楚簡多增偏旁「阜」作「」，見於上博楚簡者，如《上博・容成氏》9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9 號簡作「」、《上博・亙先》4 號簡作「」、《上博・亙先》4 號簡作「」、《上博・亙先》4 號簡作「」、《上博・彭祖》2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17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63 號簡作「」、《上博・競建內之》7 號簡作「」、《上博・三德》5 號簡作「」、《上博・三德》6 號簡作「」；見於郭店楚簡者，如《郭店・老子甲》19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22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23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5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12 號簡作「」、《郭店・語叢三》19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23 號簡作「」。其他楚簡，如《包山楚簡・文書》140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02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07 號簡作「」、《望山楚簡》（一號墓）[27]109 簡作「」，亦多作此形。可見楚簡「地」字多以「从阜，从土，也聲」構形。[28]

（4）增加義符「車」

「乘」字，《說文》篆文作「」，古文作「」。甲骨文作「、、、、、、、、、」，金文作「、、、、、、、、、、、、、」，象人站於樹上之意。戰國楚簡構

[27] 圖版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6 月）。該書收入「望山一號墓竹簡圖版」及「望山二號墓竹簡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望山楚簡》（一號墓）、《望山楚簡》（二號墓）為稱。

[28] 郭店楚簡另有二字，「从阜，从土，从彖」構形，如《郭店・忠信之道》4 號簡作「」、郭店・忠信之道》5 號簡作「」，構形與《說文》古文「墜（墬）」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與此同者作「」，如《郭店・語叢二》26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2 號簡作「」、「信陽楚簡」[29]2 組 4 號簡作「」、「信陽楚簡」2 組 4 號簡作「」。不過，此字常見增加義符「車」字構形者，如《郭店・語叢二》26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14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51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51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22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27 號簡作「」、《包山楚簡・喪葬》267 號簡作「」、《望山楚簡》（二號墓）2 號簡作「」。由結構看，當是強調乘車之意。

2.增添筆畫所造成的異體字

戰國楚系簡帛文字的書寫有相當的隨意性，有時為了強調某種含義，在原來的字形上增添一些新的筆畫。如：

（1）「丘（）」加飾筆作「」

「丘」字，《上博楚簡》多作「」，如《上博・孔子詩論》21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22 號簡作「」、《上博・魯邦大旱》3 號簡作「」、《上博・周易》55 號簡作「」、《上博・三德》12 號簡作「」、《上博・競公瘧》[30]9 號簡作「」、《上博・競公瘧》13 號簡作「」。其他戰國楚簡亦多作此形，如《包山楚簡・文書》90 號簡作「」、《新蔡甲三》390 號簡作「」、

[29] 圖版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3 月）。該書收入「長臺關二號墓楚簡」圖版，並有附錄「信陽楚簡釋文及考釋」，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信陽楚簡」為稱。

[30] 圖版引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7 月）。該書收入〈競公瘧〉、〈孔子見季桓子〉、〈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天子建州〉（甲、乙本）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上博・競公瘧》、《上博・孔子見季桓子》、《上博・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上博・平王問鄭壽》、《上博・平王與王子木》、《上博・慎子曰恭儉》、《上博・用曰》、《上博・天子建州》（甲本）及《上博・天子建州》（乙本）為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蔡乙二》014 號簡作「」等都作此形。按《說文》「丘」字，小篆作「」，从北，从一。《上博楚簡》「丘」字，則比小篆多一橫。此外，《上博楚簡》另有看似从三橫者，如《上博・容成氏》13 號簡作「」、《上博・競公瘧》1 號簡作「」，其中最下一小橫為句讀符號，乃為避免讀者誤讀人名所加之記號，其例與作「」者同。按「丘」字甲骨文作「、、、、、、、、」等形，象形意味濃重，金文作「、、」等形，其中第三形與小篆同，但與上舉楚簡諸形有異。

（2）「（胃）」加二斜畫飾筆作「」；或加刀形作「」

「胃」字，常態形作「」，如《上博・性情論》7 號簡作「」、《上博・民之父母》1 號簡作「」、《上博・民之父母》3 號簡作「」、《上博・子羔》7 號簡作「」、《上博・魯邦大旱》1 號簡作「」、《上博・魯邦大旱》3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65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92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94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100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2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3 號簡作「」。另加二斜畫飾筆作《上博・東大王泊旱》11 號簡作「」、《上博・東大王泊旱》14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26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3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4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84 號簡作「」、《九店楚簡》（五六號墓）[31]26 號簡作「」。此外，另有加「刀形」者，如《上博・競公瘧》作「」、《上博・東大王泊旱》17 號簡作「」。

（3）「（命）」加二橫畫作「」

「命」字，常態形作「」，如《上博・孔子詩論》2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7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7 號簡作「」、《上博・緇衣》8 號簡作「」、《上博・緇衣》12 號簡作「」、《上博・緇衣》19

[31] 圖版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5 月）。該書圖版部份收入「五六號墓竹簡」及「六二一號墓竹簡」。以下所引圖例出處則以《九店楚簡》（五六號墓）、《九店楚簡》（六二一號墓）為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號簡作「」、《上博・魯邦大旱》3 號簡作「」、《上博・周易》7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 號簡作「」、《上博・內豊》10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2 號簡作「」、《郭店・緇衣》14 號簡作「」、郭店窮達以時 8 號簡作「」。另加二橫畫作《上博・孔子詩論》6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7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7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7 號簡作「」、上博子羔 7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4 號簡作「」、《上博・彭祖》7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2 號簡作「」、《郭店・成之聞之》25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12 號簡作「」。按「」、「」二形，一為常態形，一為增添筆畫之形。戰國文字有所增添筆畫時，非盡與結構有關，有些只是修飾性作用的羡符而已，未必是構意部件。但有些羡符，可能也是一種別異的地域符號，或是語用的區別符號。如「命」字，加二橫畫作「」形，林素清以為羡符「＝」具區別作用，而（命）用於動詞形態，而（）增加區別符號，用為名詞。[32]可見有些戰國楚系文字中的羡符仍是具有某些深層意義的。

這些增添筆畫的情況，多是在原字形上增加一筆或者數筆，原有的形旁、聲旁都不發生很大的變化。這種增繁筆畫的現象大多是裝飾性的，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這是楚系簡帛文字中常見的一種現象。亦即大部份無義的裝飾性增繁，其實就只是一種羡符而已。不過，誠如林素清所言，有些戰國楚系文字的羡符，或用在別異，或用在語用，是仍具有某些深層意義的。

3.增添同形所造成的異體字

增添同形是指增添文字形體中的相同構形要素，包括重疊相同形體、重複相同偏旁和重複相同筆劃三類。以下各舉一例說明：

（1）「」作「」（堯）（重疊形體）

[32] 林素清：〈談古文字的區別符號〉，發表於「楚簡綜合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2002 年 12 月）。相關觀點又收入氏著：〈釋吝——兼論楚簡的用字特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二分（2003 年 6 月），頁 293-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戰國楚簡中，堯字作「」，亦作「」。前者如《上博・容成氏》6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8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8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9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12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13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14 號簡作「」、《上博・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1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 號簡作「」、《郭店・窮達以時》3 號簡作「」；後者如《上博・子羔》2 號簡作「」、《上博・子羔》5 號簡作「」、《上博・子羔》6 號簡作「」、《上博・子羔》6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2 號簡作「」、《郭店・六德》7 號簡作「」。重複相同偏旁，即增添同形。

（2）「」作「」（迶、巠→絕）（重複相同偏旁）

戰國楚簡中，絕字作「」，亦重複偏旁作「」。作「」者共五例，其中《郭店・老子甲》1 號簡見三例，即《郭店・老子甲》1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1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1 號簡作「」；[33]另二例見於《望山楚簡》，如《望山楚簡》（二號墓）9 號簡作「」、《望山楚簡》（二號墓）15 號簡作「」。

後者如《上博・緇衣》22 號簡作「」、《上博・緇衣》22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53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4 號簡作「」、《郭店・老子乙》4 號簡作「」、《郭店・緇衣》44 號簡作「」、《郭店・緇衣》44 號簡作「」、《郭店・六德》29 號簡作「」、《郭店・六德》29 號簡作「」、《郭店・六德》29 號簡作「」、《郭店・六德》32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49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50 號簡作「」，亦重複相同偏旁。

按甲骨文「絕」字作「」（合 152 正）、「」（合 4248）、「」（合 17464）、「」（合 24460）、「」（合 1423）、「」（合 36508），[34]

[33] 《郭店・老子甲》1 號簡三例分別為：「」（迶智弃卞）、「」（迶攻弃利）、「」（迶僞弃慮）。

[34] 參見劉釗、洪颺、張新俊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5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皆从刀斷糸，偏旁作「」或「」，楚簡作「」者，與形構此略同，楚簡作「」者，相對於「」、「」而言，則為重複相同偏旁。

(3)「」作「」

戰國楚簡中，戔字作「」，左右結構，其中偶一可見重複橫畫者。

前者如《上博・三德》4 號簡作「」、《上博・三德》5 號簡作「」、《上博・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6 號簡作「」、《上博・天子建州甲》6 號簡作「」、《上博・天子建州乙》5 號簡作「」、《上博・用曰》6 號簡作「」、《上博・用曰》14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9 號簡作「」、《上博・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1 號簡作「」、《上博・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1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29 號簡作「」、《郭店・緇衣》18 號簡作「」、《郭店・性自命出》53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4 號簡作「」、《上博・子羔》9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1 號簡作「」、《上博・內豐》10 號簡作「」、「信陽楚簡」1 組 64 號簡作「」。

後者，則見於《上博・性情論》23 號簡作「」與《郭店・成之聞之》34 號簡作「」。

(三) 因形體變異而形成的異體字

1.偏旁互作所造成的異體字

(1)「辵」與「止」形符互作：

從字，《上博楚簡》基本上有二個構形，其一，从辵，从从，如《上博・民之父母》13 號簡作「」、《上博・子羔》5 號簡作「」、《上博・從政甲》5 號簡作「」、《上博・從政乙》3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4 號簡作「」、《上博・周易》5 號簡作「」；其二，从止，从从，如《上博・性情論》17 號簡作「」、《上博・性情論》20 號簡作「」、《上博・性情論》

頁 7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5 號簡作「」、《上博・內豊》6 號簡作「」、《上博・內豊》8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38 號簡作「」。

（2）「女」與「頁」形符互作：

美字，楚簡多作「、、、、」諸形，此五形互為異體。

其中，作「」、「」者，形符从「女」、从「頁」互作。「」字，《上博・容成氏》21 號簡作「」，从兊，从女。[35]此字亦見於《郭店楚簡》，如《郭店・老子甲》15 號簡作「」《郭店・老子丙》7 號簡作「」。「」字，《上博・緇衣》1 號簡作「」、18 號簡作「」，从兊，从頁。此形亦見於《郭店楚簡》，如《郭店・六德》26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15 號簡作「」。

（3）「女」與「攴」形符互作：

其中，作「」、「」者，形符从「女」、从「攴」互作。「」字，《上博・容成氏》21 號簡作「」，从兊，从女。此字亦見於《郭店楚簡》，如《郭店・老子甲》15 號簡作「」，《郭店・老子丙》7 號簡作「」。「」字，《上博・容成氏》14 號簡作「」，从兊，从攴。此形亦見於《郭店楚簡》，如《郭店・老子甲》15 號簡作「」；《郭店・唐虞之道》17 號簡作「」；並見於《九店楚簡》，如《九店楚簡》（五六號墓）35 號簡作「」。關於「」字，崔仁義以為「同媺，省形。」[36]廖名春則謂：「『』、『』，皆為『媺』之省文。《汗簡》以『媺』為『美』字。《集韻・旨韻》：『媺，善也。通作美。』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媺，古美字。』楚簡《老子》『媺』亦省作『』『』。」[37]

---

[35] 从兊，从女結構的「」字，另有異寫字「」，二者偏旁結構相同，僅位置互作而已。如《上博・三德》8 號簡作「」；《郭店・緇衣》1 號簡作「」、35 號簡作「」，《郭店・性自命出》20 號簡作「」、51 號簡作「」。

[36] 崔仁義：《荊門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51。

[37]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頁 1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女」與「丑」形符互作：

好字，戰國楚簡大致有二個構形，一為「从女，从子」作「好」；一為「从丑，从子」作「𡛧」。

「从女，从子」者，如《上博・孔子詩論》12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14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24 號簡作「」、《上博・周易》30 號簡作「」、《上博・逸詩交交鳴烏》3 號簡作「」、《上博・用曰》4 號簡作「」、《上博・凡物流形甲本》27 號簡作「」、《上博・吳命》1 號簡作「」，為上下結構。或作左右結構為「」（《上博・性情論》36 號簡）。

「从丑，从子」者，如《上博・緇衣》1 號簡作「」、《上博・緇衣》2 號簡作「」、《上博・緇衣》9 號簡作「」、《上博・緇衣》21 號簡作「」。《郭店楚簡》亦然，如《郭店・語叢一》89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89 號簡作「」、《郭店・語叢二》21 號簡作「」、《郭店・語叢二》22 號簡作「」。「𡛧」字，裘錫圭以為「『𡛧』是『好』字異體。《古文四聲韻》所收『好』字有與此相似之體（見卷三・二十下、卷四・三十下）。這種『好』字也見於《語叢二》二一、二二號簡，其『丑』旁與楚簡一般『丑』字寫法全同。」[38]張光裕謂：「此即『好』字，見《語叢一》注十八裘氏按語。《語叢二》簡 14.21 云：『敓生於卯，𡛧（好）生於敓。』今按《說文》有『妝』字，人姓也。《段注》云：『鴻範文今《尚書》妝作好，此引經說假借也。妝，本訓人姓，好惡自有真字，而壁中古文假妝為好。』今簡文所見𡛧（好）字，可與段說互為佐證。」[39]由上可知，「𡛧」為「好」之異體，二者選用不同之偏旁構字。

（5）「攴」與「戈」、「又」、「示」形符互作：

[38]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200。裘氏觀點按見該書《語叢二》注 18「裘按」。

[39] 張光裕主編，袁國華合編：《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元月），頁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攻字，戰國楚簡大致有四個構形，一為「从攴，工聲」，如《上博・容成氏》40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21 號簡作「」、36 號簡作「」、56 號簡作「」、57 號簡作「」、《上博・三德》16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 39 號簡作「」。二為「从戈，工聲」，如《郭店・成之聞之》10 號簡作「」。二者所从偏旁不同，互為異體。从戈之字，僅見一例，應為變例，按《說文》曰：「攻，擊也。从攴，工聲。」从攴有小擊之義，或因義近而易其戈旁，表攻擊義。

此外，另有二形異體，偏旁不同。一為「从又，工聲」之形，如《上博・孔子詩論》13 號簡作「」，「从又」應為「从攴」之省；一為「从示，工聲」之形，如《上博・內豐 8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24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25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25 號簡作「」。上舉二例與「」字皆為偏旁不同的異體字。

（6）「刀」與「刃」、「戈」形符互作：

割字，《說文》篆文作「」，从刀，害聲。戰國楚簡有三個形構，「从刀，害聲」者，僅見於《上博・競公瘧》13 號簡作「」。主要結構為「从刃，害聲」，如《上博・昔者君老》3 號簡作「」、《上博・競公瘧》1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6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8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8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21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22 號簡作「」、《包山楚簡・喪葬》268 號簡作「」、《新蔡甲三》282 號簡作「」。另有「从戈，害聲」者，亦只一例，僅見於《郭店・緇衣》37 號簡作「」。此字《說文》「从刀」，《金文編》所收「割」字，如「」（〈曩伯簋〉）、「」（〈曩伯簋〉）、「」（〈曩伯簋〉）、「」（〈無叀鼎〉）、「」（〈曾侯乙鐘〉）、「」（〈曾侯乙鐘〉）、「」（〈曾侯乙鐘〉）、「」（〈曾侯乙鐘〉），亦皆从刀。「从刃，害聲」似為戰國楚簡特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聲符互作所造成的異體字

聲符互作是音同或音近的字來相互替換。如：

（1）「身」與「人」、「千」聲符互作：

「息」字，楚簡作《郭店・緇衣》10 號簡作「」、《郭店・緇衣》11 號簡作「」、《郭店・五行》9 號簡作「」、《郭店・五行》9 號簡作「」、《郭店・五行》12 號簡作「」、《郭店・五行》13 號簡作「」，从心，身聲。往往以从「人聲」之字替換，如《郭店・唐虞之道》8 號簡作「」、《郭店・唐虞之道》15 號簡作「」；亦以「千聲」之字替換，如《郭店・唐虞之道》19 號簡作「」、《郭店・唐虞之道》28 號簡作「」、《上博・緇衣》6 號簡作「」、《上博・緇衣》22 號簡作「」等。身、人、千三者，同為真部字，故可互作。

（2）「台」與「㠯」聲符互作：

「怠」字，楚簡作有二形，其一作「从心，台聲」，如《上博・仲弓》26 號簡作「」、《上博・三德》2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3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4 號簡作「」；其二作「从心，㠯聲」，如《上博・從政甲》9 號簡作「」、《上博・三德》16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36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67 號簡作「」。「台」，透紐之部；「㠯」，喻紐之部。二者韻部相同喻，二紐同屬舌音，故可互作。

（3）「奇」與「可」聲符互作：

「𢦏」字，楚簡作有二形，其一作「从戈，奇聲」，如《郭店・老子甲》29 號簡作「」；其二作「从戈，可聲」，如《郭店・老子甲》31 號簡作「」。「奇」，群紐歌部；「可」，溪紐歌部。二者韻部相同喻，群、溪二紐同屬牙音，故可互作。

形聲結構之字，其所从聲符如有聲韻相同相近者，往往可以替換互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因構形方式不同而形成的異體字

用同一種構形方式而選用的偏旁不同產生的異構字，這也是異構字產生的重要的途徑。主要又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同是會意字選用的偏旁不同構成的異體字和同是形聲字選用不同偏旁構成的異構字。

（1）「道」與「衍」（會意構形方式）

道字，《上博楚簡》基本上有二個構形，其一，从辵，从首，如《上博・性情論》8 號簡作「」，《上博・子羔》7 號簡作「」，《上博・從政甲》17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2 號簡作「」，《上博・仲弓》11 號簡作「」，《上博・亙先》9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0 號簡作「」。按《說文・辵部》：「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謂之道。，古文道。从首、寸。」此形與《說文》同，《上博楚簡》所見多作此形。其二，从辵，从頁，如《上博・武王踐阼》1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3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9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1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1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2 號簡作「」，所从形與前者近。

《郭店楚簡》則有三形，其一，从辵，从首，與《上博楚簡》同，如《郭店・老子甲》23 號簡作「」，《郭店・五行》23 號簡作「」等；其二，从行，从人，作「衍」，如《郭店・老子甲》6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10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13 號簡作「」，《郭店・性自命出》3 號簡作「」，《郭店・性自命出》14 號簡作「」，《郭店・六德》26 號簡作「」，《郭店・語叢三》6 號簡作「」，「衍」字，會人行走於路上構形。其三，从行，从頁，作「衒」，如《郭店・語叢二》38 號簡从作「」。其四，从辵，从頁，作「」，如《郭店・五行》5 號簡从作「」、「」。按道字，金文作「」、「」、「」、「」、「」、「」、「」，或「从行，从首，从又」，或「从行，从首，从止」（或「从辵，从首，从亍」）。从行，表與路或路口有關，从止，表與行走有關，故道字表人在街道上行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从寸或从又，即為「導」字，表示在別人的督導或指引下在街道上行走。《說文》古文作「」（尌），實即此字。金文亦有「从行，从首」，作「」者，及「从辵，从首」，作「」（中山王　鼎）、「」（盉壺）者，與楚簡諸形構意相近，而構形方式仍稍有不同。

楚簡有關「从行，从人」作「」（「」）之字，李學勤以為和釋作「行」字解的甲骨文「」字來源並不相同，乃是楚人另創另用之字，應是从行从頁的「道」字之省聲字。[40]而「行」字，高鴻縉謂「行」字「行字原象通衢四達之形，名詞。後通假以代（从人在道路上行走，行亦聲，動詞），行乃有行走意。後世既以行（巷）代（行走），久之而字廢，而行亦失其本意。」[41]意似未妥。李學勤又云：「已有著作指出，『』字見於殷墟甲骨文，然而沒有考釋說明」，而「石鼓文『』（《石鼓・霝雨》）、馬王堆帛書『』（篆書陰陽五行）皆當讀作『行』字」。[42]可見「行」、「」二字，尚有討論空間。不過，楚簡「」字，李學勤以為和釋作「行」字解的甲骨文「」字來源並不相同，乃是楚人另創另用之字，應是从行从頁的「道」字之省聲字。可備一說。

（2）「」與「」（形聲構形方式）

字，《郭店楚簡》大部份作「从木，甫聲」之形，如《郭店・老子丙》13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1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1

[40] 李學勤：〈說郭店簡「道」字〉，《簡帛研究》第三輯（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41。李氏云：「由此不妨提出一個設想，讀為『道』的『』是上述第六體（即《汗簡》所錄『道』字第六體，从行从頁）省去聲符『首』而形成的。它和讀為『行』的『』是步於衢道之間的會意字，來源本不一樣。《汗簡》記『』出自《尚書》，《古文四聲韻》則說出自古《尚書》和古《老子》。……古《尚書》指孔壁《尚書》，本係竹簡；古《老子》指項羽妾塚《老子》，亦屬簡帛，他們所使用的都可能是楚文字，因而有讀為『道』的『』，不足為異。『』也讀為『道』在郭店簡發現，充分證明《汗簡》、《古文四聲韻》的古文確實來自先秦簡帛，為古文《尚書》、《老子》的可信增添了證據。」

[41] 高鴻縉：《中國字例》（臺北：三民書局，1992 年 1 月），頁 67。

[42] 同註 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2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2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3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3 號簡作「」、《郭店・太一生水》3 號簡作「」。是以形聲構字的方式。在《郭店・性自命出》48 號簡另有一個「从木，父聲」之「」字，也是形聲結構。聲符「父」與前者所从聲符「甫」，同為幫紐魚部，是聲韻俱合的同音字。

三、異寫字

異寫字是由於書寫變異所形成的異體字。異寫字與異構字不同。從來源來講，異構字是造字的產物，異寫字是書寫變異的產物。從理據保持的狀況來看，異構字都能直接解釋構形理據，異寫字正體可以解釋構形理據，變體則往往會因為書寫變異而失去構形理據。

1.因書寫變異造成筆畫變異的異寫字

由於書寫變異造成筆劃微異的異寫字。有些字是在楚簡文字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各種異寫，到了楚簡文字或者繼承這種書寫的異變，或者自行發展出楚系的隨意性和兼容性。例如「正」字，楚簡作「」（《上博・緇衣》2 號簡）、「」（《郭店・緇衣》27 號簡）、「」（《郭店・唐虞之道》13 號簡）等形，彼此書寫樣式不同，成為異寫字。以下略舉三例說明：

（1）「言」異寫作「」、「」、「」、「」等形（筆畫微異）

「言」字於戰國楚簡大致有四種形構，一為「」形，二為「」形，三為「」形，四為「」形，多為異寫所造成的筆畫繁簡現象。

1、作「」形者，如《上博・從政甲》11 號簡作「」、《上博・從政甲》11 號簡作「」、《上博・從政乙》5 號簡作「」、《上博・昔者君老》3 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簡作「」、《清華・尹誥》[43]4 號簡作「」、《清華・程寤》6 號簡作「」、《清華・保訓》6 號簡作「」、《清華・金縢》11 號簡作「」、《清華・皇門》8 號簡作「」、《清華・祭公》15 號簡作「」；[44]

2、作「」形者，如《上博・孔子詩論》8 號簡作「」、《上博・緇衣》15 號簡作「」、《上博・魯邦大旱》3 號簡作「」；

3、作「」形者，如《上博・緇衣》16 號簡作「」、《上博・緇衣》17 號簡作「」；

4、作「」形者，如《郭店・忠信之道》5 號簡作「」、《郭店・忠信之道》8 號簡作「」。

以上四種書寫變異所造的異體字，從甲、金文中亦可略窺一二，如甲骨文作「、、、、、、、、」等形；金文作「、、、、」等形，其異體恐多因書寫變異而來的「異寫字」。《說文》篆文作「」，从口，平聲。與上舉戰國楚簡四種異寫亦小異。

（2）「（生）」異寫作「」形

「生」字，戰國楚簡中大致有二種寫法，一為「」形，二為「」形。

---

[43] 圖版引自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上海文藝出版有限公司—中西書局，2010 年）。該書收入〈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皇門〉、〈祭公之顧命（祭公）〉、〈楚居〉等內容及圖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清華・尹至》、《清華・尹誥》、《清華・程寤》、《清華・保訓》、《清華・耆夜》、《清華・金縢》、《清華・皇門》、《清華・祭公》及《清華・楚居》為稱。

[44] 《清華楚簡》（壹）其他从言之字，偏旁皆作「」形，如應，《清華・皇門》9 號簡作「」；誦，《清華・耆夜》8 號簡作「」、《清華・耆夜》9 號簡作「」；訓，《清華・保訓》1 號簡作「」、《清華・皇門》8 號簡作「」、《清華・楚居》6 號簡作「」；訪，《清華・皇門》9 號簡作「」；諱，《清華・保訓》1 號簡作「」；詷，《清華・保訓》3 號簡作「」；詣，《清華・保訓》5 號簡作「」；訶，《清華・耆夜》10 號簡作「」等。參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冊，頁 210。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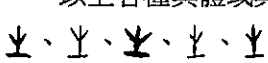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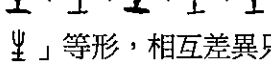
其中「」形是較長見的寫法，如《上博・民之父母》4 號簡作「」、《上博・性情論》8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24 號簡作「」、《上博・采風曲目》3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7 號簡作「」、《上博・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5 號簡作「」《上博・鮑叔牙與隰朋之諫》3 號簡作「」、《上博・競公瘧》9 號簡作「」、《上博・凡物流形甲本》1 號簡作「」、《包山・卜筮祭禱》209 號簡作「」、《包山・卜筮祭禱》211 號簡作「」、《包山・卜筮祭禱》222 號簡作「」、《包山・卜筮祭禱》229 號簡作「」、《望山楚簡》（二號墓）8 號簡作「」、《望山楚簡》（二號墓）18 號簡作「」、《九店楚簡》（五六號墓）25 號簡作「」、《清華・程寤》1 號簡作「」、《清華・楚居》2 號簡作「」、《清華・楚居》3 號簡作「」。

作「」形者，其實也不少見，尤其是《上博・亙先》幾乎皆作此形。此形見於楚簡者，如《上博・緇衣》19 號簡作「」、《上博・子羔》10 號簡作「」、《上博・子羔》10 號簡作「」《上博・仲弓》23 號簡作「」、《上博・亙先》2 號簡作「」、《上博・亙先》3 號簡作「」、《上博・亙先》4 號簡作「」、《上博・亙先》5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15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35 號簡作「」、《郭店唐虞之道》27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33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104 號簡作「」、《郭店・語叢三》58 號簡作「」、《曾侯乙墓》[45]156 號簡作「」、《曾侯乙墓》164 號簡作「」、《曾侯乙墓》164 號簡作「」、《仰天湖 25 號墓》23 號簡作「」，亦不少見。

此外，另有一種異寫所構成的異形，與前者很近，只是其橫畫變為圓點時並不明顯，亦有少點少橫畫者，如《郭店・語叢一》1 號簡作「」、《郭店・語叢一》3 號簡作「」、《郭店・語叢二》5 號簡作「」、《郭店・語叢二》8 號簡作「」、《上博・用曰》18 號簡作「」、《上博・吳命》6 號簡作「」。尚有一形其豎畫中空者，如《郭店・太一生水》9 號簡作「」。

[45] 圖版引自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7 月），以下引圖出處則以《曾侯乙墓》為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各種異體或異形變化，大都可見於甲、金文，甲骨文作「」等形，金文作「」等形，相互差異只在書寫方面、筆畫層次上的差異，在構形上並無實質的差別。

(3)「（竹）」異寫作「」形

「竹」字用作偏旁，在戰國楚簡中大致有二種寫法，一為「」形，二為「」形。

戰國楚簡中，从竹之字大都作「」形，如《上博・性情論》16 號簡作「」、《上博・性情論》33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25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3 號簡作「」、《上博・周易》9 號簡作「」、《上博・彭祖》2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2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5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5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6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21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37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1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4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50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52 號簡作「」、《上博・競建內之》3 號簡作「」、《上博・鮑叔牙與隰朋之諫》3 號簡作「」、《上博・鮑叔牙與隰朋之諫》3 號簡作「」、《上博・鮑叔牙與隰朋之諫》4 號簡作「」、《上博・姑成家父》6 號簡作「」、《上博・姑成家父》6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2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3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3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5 號簡作「」、《上博・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 3 號簡作「」、《上博・凡物流形甲本》5 號簡作「」、《上博・凡物流形甲本》5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38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6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 號簡作「」、《郭店・窮達以時》2 號簡作「」、《郭店・窮達以時》4 號簡作「」、《郭店・五行》33 號簡作「」、《郭店・成之聞之》9 號簡作「」、《郭店・成之聞之》24 號簡作「」、《清華・楚居》24 號簡作「」、《清華・耆夜》2 號簡作「」、《清華・耆夜》6 號簡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華・耆夜》12 號簡作「」、《清華・金滕》13 號簡作「」、《清華・金滕》11 號簡作「」、《清華・尹至》3 號簡作「」。

至於作「」形者，戰國楚簡中，可見者有三例，如《上博・子羔》13 號簡作「」、《上博・吳命》8 號簡作「」、《郭店・唐虞之道》9 號簡作「」。其差別在於將橫畫改為圓點，這也是因異寫所造成的筆畫現象。

2.因書寫變異造成形位互作的異寫字

形位互作主要是指形體方向和偏旁位置的變異，主要還是由書寫變異而來。這種現象在殷周文字中早已有之，在戰國文字中尤為紛亂。有左右互置者，有上下互置者，有形位相向者，有形位相背者等。如：

（1）「」異寫與「」（左右互置）

「邦」字，在戰國楚簡偏旁位置左右互置。《說文》篆文作「」，从邑，丰聲，結構上是「左丰，右邑」。戰國楚簡作此形者，見於《郭店・語叢四》6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8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4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24 號簡作「」四例。作「左邑，右丰」者頗多，如《上博・柬大王泊旱》16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7 號簡作「」、《上博・柬大王泊旱》18 號簡作「」《上博・相邦之道》2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1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2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5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14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28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29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1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2 號簡作「」、《上博・三德》4 號簡作「」、《上博・三德》5 號簡作「」、《上博・三德》5 號簡作「」、《上博・三德》6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7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11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26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36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39 號簡作「」、《清華・尹誥》3 號簡作「」、《清華・耆夜》4 號簡作「」、《清華・金滕》7 號簡作「」、《清華・皇門》1 號簡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華・祭公》4 號簡作「」、《清華・楚居》14 號簡作「」，與篆文偏旁位置左右互置。金文所見大部份為「左丰，右邑」結構，如「、、、、、、、、、、、、、」，與篆文同，楚簡偏旁左右互置，乃書寫變異的異寫現象。[46]

（2）「」異寫作「」、「」（上下、左右互置）

戰國楚簡中，「从女，从子」作「好」的構形，因偏旁所置形位不同而形成異體。其一為上下結構，如《上博・用曰》4 號簡作「」、《上博・凡物流形甲本》27 號簡作「」、《上博・吳命》1 號簡作「」，《郭店・緇衣》2 號簡作「」、《郭店・緇衣》8 號簡作「」；其二為「左女右子」結構，如《郭店・老子甲》8 號簡作「」、《郭店・五行》49 號簡作「」、《郭店・五行》49 號簡作「」、《郭店・五行》50 號簡作「」、《郭店・尊德義》36 號簡作「」、《郭店・性自命出》4 號簡作「」；其三為「左子右女」結構，如《上博・性情論》36 號簡作「」。

（3）「」異寫作「」形（形位相向）

戰國楚簡「絕」字多作「」，如前舉之《上博・緇衣》22 號簡作「」、《上博・緇衣》22 號簡作「」、《上博・東大王泊旱》14 號簡作「」、《郭店・老子乙》4 號簡作「」、《郭店・緇衣》44 號簡作「」、《郭店・緇衣》44 號簡作「」、《郭店・六德》29 號簡作「」、《郭店・六德》29 號簡作「」、《郭店・六德》29 號簡作「」、《郭店・六德》32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49 號簡作「」、《包山楚簡・卜筮祭禱》250 號簡作「」。亦作《上博・孔子詩論》27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29 號簡作「」、《上博・三德》16 號簡作「」，形體方向相向，形位互作。

（4）「」異寫作「」形（形位相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6] 甲骨文多作「」之形，與「」、「」為異構之異體字關係。

戰國楚簡「戔」字多作「」，如前舉之《上博・三德》4 號簡作「」、《上博・三德》5 號簡作「」、《上博・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6 號簡作「」、《上博・天子建州甲》6 號簡作「」、《上博・天子建州乙》5 號簡作「」、《上博・用曰》6 號簡作「」、《上博・用曰》14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9 號簡作「」、《上博・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1 號簡作「」、《上博・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1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29 號簡作「」、《郭店・緇衣》18 號簡作「」、《郭店・性自命出》53 號簡作「」、《上博・孔子詩論》4 號簡作「」、《上博・子羔》9 號簡作「」、《上博・容成氏》41 號簡作「」、《上博・內豊》10 號簡作「」、「信陽楚簡」1 組 64 號簡作「」。偶作相背之形，如《上博・曹沫之陳》21 號簡作「」，偏旁結構相背，形位互作。

3.因偏旁簡省所造成的異寫字

由於偏旁簡省亦會造成異寫字的出現，此種異寫字大都是同形的偏旁被省。如「敗」字，多从攴、从貝，楚簡所見以此形為多，尤多見於《包山楚簡》。楚簡可見者，如《上博・民之父母》2 號簡作「」、《上博・曹沫之陳》46 號簡作「」、《上博・三德》13 號簡作「」、《上博・平王問鄭壽》1 號簡作「」、《上博・用曰》14 號簡作「」、《上博・武王踐阼》15 號簡作「」、《上博・鄭子家喪甲本》7 號簡作「」、《郭店・老子甲》10 號簡作「」、《郭店・老子丙》11 號簡作「」、《郭店・緇衣》22 號簡作「」、《郭店・語叢四》16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5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28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49 號簡作「」、《九店楚簡》（六二一號墓）3 號簡作「」、「信陽楚簡」29 號簡作「」、《曾侯乙墓》69 號簡作「」、《清華・尹誥》1 號簡作「」、《清華・祭公》14 號簡作「」。上舉諸例，與《說文》籀文「」同。

另有數例从貝者，如《上博・凡物流形甲本》19 號簡作「」、《包山楚簡・文書》128 號簡作「」、《曾侯乙墓》61 號簡作「」、《曾侯乙墓》64 號簡作「」等，从攴、貝，與《說文》篆文「」同。並不多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按甲骨文作「」、「」、「」、「」、「」等形，兩手各持一貝相互踫擊，壞貝令失其價值；有一形作「」，象手持棍敲擊貝，令失其價值。除第一形外，餘皆「从賏」；金文作「、、」。總體而言，「从賏」似為其本形。至少甲、金文以下，所見出土多以「从賏」為多，「从貝」者，可視為同形偏旁簡省所構成的異寫字。

四、結　語

異體字的大量產生，與古代缺乏規範有關。構形固然可以各有理據，書寫也可以兼容並蓄。因此異體字、通假字、訛誤字等的產生，自然就多。異體字產生的主要的來源有二，一類來源於構形，一類來源於書寫。本文基本上即從異構字和異寫字的主要類型分類舉隅。

第一部份，從構形的角度去看異構所形成的異體字。首先，在構形上，省簡偏旁往往造成異體的現象，不論是省簡義符、省減聲符，還省減同形，都會產生異構的異體字。其次，是增繁現象亦會形成的異體字。如增添義符、增添筆畫、增添同形等，都是異體字產生的途徑。其三，則因形體變異而形成異體字。如偏旁互作、聲符互作都是生異構的異體字的途徑。其四，則是因構形方式不同而形成異體字。不論採用會意或形聲來構字，都可能產生形聲字。

第二部份，則觀察因書寫變異所形成的異體字。首先，觀察因書寫變異造成筆畫變異的異寫，主要還在筆劃微異的異寫觀察。其次，觀察因書寫變異造成形位互作的異寫字，主要觀察在於形體方向和偏旁位置的變異。其三，則觀察因偏旁簡省所造成的異寫字。

此外，有關羨文問題，也是楚系文字中的重要現象。楚簡中有些羨符只對文字起修飾作用而與字義無關。因此，若誤認羨符為參與構字的義符，則難免會誤釋。吳建偉於《戰國楚文字構件系統分析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文字考辨》一文中，列舉了一、口、心、土、曰、二、止、心、卜、丄、又、勹、乂、爻、山、十等羨符，並謂有些與書手之書寫習慣有關，不一定具有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遍性。但有些字符出現率很高，如一、曰、土、口等符，則具普遍使用性。[47]這些羡符，有些是無義的，有些則與字體之勻稱、和諧的審美觀有關，因此其參與構字的同時，自然會造成異體現象。謂其為異寫固然可以，但是在結構上，既然加了偏旁構字，即使是不參構義，若從寬的角度來看，仍是一種構字上的增繁。如「曰」字經常以羡符的恣態參與構字，雖不能視其為實真的筆畫，若從虛飾的角度來看，仍是一種結構上的增添。

本文大量歸納及引用楚簡圖版的字例，企圖透過字形結構及書寫變異二個要素來考察楚簡的異體類型，以獲得其在類型學上的意義。當然不能避免會與過去討論戰國文字形體的要項產生重疊和衝突，但這只是一種嚐試，本文只是希望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戰國楚簡異體字的實貌而已。

後記：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98-2410-H-002-182 之部份成果，感謝國科會提供研究補助。

（責任校對：林倉盟）

引用書目

一、傳統及出土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3 月。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編：《河南信陽楚墓出土文物圖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年 9 月。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5 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47] 吳建偉：《戰國楚文字構件系統分析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文字考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 年），頁 167-1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6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5月。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7月。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劉　釗、洪　颺、張新俊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二、近人論著

于智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7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　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的研究及文字整理》，東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碩士論文，2006 年。

＊王　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3 月。

＊王　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牛淑娟：《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研究概況及字編》，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5 年。

曲　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6 年。

吳建偉：《戰國楚文字構件系統分析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文字考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 年。

呂叔湘：《語文常談》，上海：三聯書店，1980 年 9 月。

李學勤：〈說郭店簡「道」字〉，《簡帛研究》第三輯，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李　蕾：《從郭店楚簡看漢字構形理據的歷史整合性》，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6 年。

周秉鈞：《古漢語綱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 年 1 月。

＊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制特徵及其分類意義〉，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月。

林素清：〈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別問題〉，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 年 4 月。

＊林素清：〈談古文字的區別符號〉，發表於「楚簡綜合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臺北：2002 年 12 月）；相關觀點又收入氏著：〈釋吝——兼論楚簡的用字特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二分，2003 年 6 月，頁 293-305。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房振三：《信陽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3 年。
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三考〉，《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
＊徐富昌：〈上博楚竹書《周易》異體字簡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9 月。
徐　衍：《上博楚竹書（二）文字考釋》，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7 年。
徐　蕾：《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研究概況與文字整理》，東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碩士論文，2006 年。
高鴻縉：《中國字例》，臺北：三民書局，1992 年 1 月。
崔仁義：《荊門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張光裕主編，袁國華合編：《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 1 月。
＊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郭錫良：《古代漢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年 6 月。
郭蕾蕾：《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 年。
陳　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5 年。
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4 年 8 月。
程　燕：《望山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2 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 6 月。
鐘　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7 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lected Bibliography

Jing Men Shi Museum. (1998, May). *Guo dian chu mu zhu jian* (Bamboo slips of the Tomb of Chu in Guo D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Li, B. (2006, May). *Cong guo dian chu jian kan han zi gou xing li ju de li shi zheng he xing*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Guo Di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dong University, China.

Lin, S.-Q. (2002, December). Tan gu wen zi de qu bie fu hao (Discussion on the discrimination symbol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econd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Studies of Bamboo Slips of Chu, Taipei, Taiwan.

Ma, C.-Y. (Ed.). (2001, November). *Shang hai bo wu guan cang zhan guo chu zhu shu: yi* (Collections of bamboo slips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Shanghai Museum: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Tang, Y.-H. (2001, December). *Zhan guo wen zi bian*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Fuzhou: Fujian People.

Wang, L. (1981, March). *Gu dai han yu* (Ancient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Wang, N. (2002, October). *Han zi gou xing xue jiang zuo*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Xu, F.-C. (2008, September). Shan bo chu zhu shu zhou yi yi ti zi jian kao (A study on the variant forms of *Zhouyi* copied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Shanghai Museum*). *Gu wen zi yan jiu*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Vol. 27. Beijing: Zhonghua.

Zhang, X.-J. (2005). *Shang bo chu jian wen z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f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Shanghai Museu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in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hou, F.-W. (2000). Guo dian zhu jian de xing zhi te zheng ji qi fen lei yi yi (The featur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of Guo Dian). In The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of Wuhan University (Ed.), *Guo dian chu jian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 (The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of Guo Dian). Wuhan: Hubei Peopl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